

烟台故事

牟平五仙姑

王锦远

牟平自古便是钟灵毓秀之地，昆嵛的层峦叠翠与黄海的浩渺烟波，共同滋养出这方水土独有的灵气。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代代英才，更沉淀下全真七子的道风与五位仙姑的仙踪。

麻姑： 姑馀山上的飞天仙子

在牟平的五位仙姑中，麻姑的声名最为远播。《齐乘》中明确记载：“大昆嵛为嵎夷岸海名山。”《仙经》云：“姑馀山麻姑於（注：于字的繁体）此得道上升。”昆嵛山古称“姑馀山”，便是因这位仙姑在此修行而得名。

据称汉桓帝时期，麻姑便在姑馀山潜心修道，并建有仙堂。清道光己丑年翻修时，人们在旧址三尺之下发现了她的冢穴，堂北石壁上“麻姑大仙冢”五个斗大的刻字，虽历经风化，字迹仍依稀可辨，堂下岩壁的古洞，便是传说中她的修行之所。

麻姑的仙迹充满传奇色彩。据《夷坚志》记载，牟平落石村（今石头河村）刘氏曾梦到一位道姑自称麻姑，向其讨要门前的老槐树，刘氏未允。几日后风雷大作，槐树不翼而飞，几天后，刘氏到麻姑庙中寻访，却见自家那棵槐树已立于庙前。

大唐贞观年间，唐太宗（李世民）东征军至昌阳镇（今莱阳一带），正逢粮草告罄、军心浮动之际，忽有祥云自昆嵛山方向飘来。麻姑踏云显灵，顷刻间粮车连绵自空而降，解了全军燃眉之急。将士们感念神恩，就地夯土筑台，后世称此为“谢恩台”，据称至今犹存残垣可辨。

时光流转至唐开元盛世，长安城中设坛举办道会，万神云集。远在千里之外昆嵛山中的麻姑闻听盛会信息，决意赴会。她于卯时踏露启程，辰时已现身长安道坛，衣袂间犹带昆嵛山的松涛清气。席间谈及仙山胜景，麻姑邀两位使臣同归一游，她引二人入其宽大袍袖之中，只听耳畔风声呼啸，如乘奔马御长风，两位使臣紧闭双目不敢稍动。行至昌阳地界，一人忽闻街市喧嚣如潮，终究按捺不住好奇睁眼——刹那间罡风骤起，其人坠于凡尘。当地人感其事奇，遂建“仆射庙”，以记这段仙凡交错的轶闻；另一人始终闭目敛神，终得安然抵达昆嵛仙境，亲见麻姑洞府中千年灵芝吐纳灵气。

岁月匆匆，倏忽千年。2009年5月，昆嵛山泰礴顶西南侧的曲家口村东乔，一位驴友正举

着相机拍摄山间景致。镜头对准一座山体时，他忽然愣住——那错落有致的岩石，竟天然勾勒出一位仙姑的模样：衣袂翩跹如随风轻扬，手中似托着什么宝物，与流传千年的“麻姑献寿”图案几乎分毫不差。快门按下的瞬间，仿佛能听见山风里传来一声浅笑，为这延续千年的传说，又添了一笔鲜活的注脚。

唐四仙姑： 昆嵛深处的得道高人

相较于麻姑的传奇异彩，唐四仙姑的修行历程则显得沉寂寡闻。这位牟平唐氏的第四女，自幼便不食荤腥，性情孤洁淡泊，心怀出世之志。父母欲为其婚配，她执意不从。终于在一个薄雾未散的清晨，她换上早已备好的道袍，对着双亲深深叩首拜别。青砖地上的叩击声轻缓而坚定，像在与尘世做最后的告别。而后她转身背起简单的行囊，独自踏入了昆嵛山的苍茫林海。

彼时的昆嵛山深处地势险峻，林木繁茂，常有大型的猛兽出没，人迹罕至，可是唐四仙姑却在此安然修行，其心志之坚令人叹服，久而久之，人们便以“仙姑”称之。

年轻时的丘处机初入道门，闻其名而来，请教修行要诀。被其婉拒，而后她又安慰和预言：“不必问我，不久将有异人从西方而来，那才是你的师父”，并详述了来人的样貌。不久后，王重阳果然从关西而至，在宁海（今牟平一带）开化七真人，开创烟霞洞、神清宫，全真道的根基由此奠定。这般未卜先知的洞察力，若非修行精深，恐难企及。

唐四仙姑羽化于烟霞洞下的清风岭，其灵柩由丘处机等全真弟子安葬。元泰定初年，她被敕赠为“寓真资化顺道真人”，五年后，人们又在其坟上凿建石龕，以彰其德。

孙不二： 从凡尘到仙班的清静散人

孙不二，也称孙仙姑，号清静散人，她的故事带着几分人间烟火气。作为牟平同乡马钰（号丹阳）的妻子，她本过着寻常的家庭生活，据称其母亲曾梦鹤入怀而后有孕生下她。孙仙姑自幼聪慧，乐善好施，及笄后嫁与马丹阳，育有三子。

王重阳来到宁海后，马丹阳拜其为师，并将师父请到家中。孙不二常在一旁聆听他们论道，渐渐悟得玄机，遂决意出家修行。三子得知消息，跪在她的面前苦苦挽留，可她修道

的心意早已坚如磐石，任孩子们如何哀求，终究未曾动摇。

马丹阳见她如此决绝，反倒像是被注入了一股强心剂，原本还存有的几分俗世牵绊，此刻尽数消散，修道之心愈发炽烈纯粹。

另有一说，孙不二为表明修道的决心，曾当着家人之面，端起一瓢滚烫的热水径直泼向自己的脸颊。水汽弥漫中，她脸上虽添了伤痕，眼神却愈发清亮，仿佛要以此举斩断所有俗念。

王重阳见她有这般破釜沉舟的道心，深为赞叹，特地赠诗一首，并为她改名为“不二”，随后又将自己毕生参悟的道法秘笈倾囊相授。

大定十五年，孙不二前往洛阳风仙洞修行，七年间弟子渐众。大定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她沐浴更衣，对弟子说：“师父有召，当赴瑶池。”随即写下颂诗：“三千功满超三界，跳出阴阳包裹外。隐显纵横得自由，醉魂不复归宁海。”而后跌坐而化，满屋香气终日不散。

那时马丹阳正在莱阳游仙宫静修，忽然心有所感，竟拂衣而起，翩然起舞，他对身边弟子笑道：“今日有桩非同寻常的喜事。”弟子们面面相觑，不知师父为何如此欢欣。马丹阳释然而言：“孙仙姑今日已然仙去，功德圆满了。”在道家看来，羽化飞升本是修行的终极圆满，是值得庆贺的喜事。果不其然，次年开春，洛阳传来消息，孙不二正是在那日坐化，时日分毫不差。

后来孙不二跻身全真“七真”之列，成为其中罕见的女性，连马丹阳也常叹服她悟性超群。民国年间，牟平西南隅曾有一座仙姑庵，相传便是为纪念这位从凡尘中走出的女仙而建。

此外，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还有一位与孙仙姑同期的周仙姑。此仙姑乃全真七子之一王处一之母周氏，亦弃家从重阳学道修道，号为玄静散人。颇为遗憾的是，其详情未明。

另据《牟平县地名志》记载，八仙之一的何仙姑也曾在昆嵛山南麓的仙姑顶修炼数年，并在此得道成仙。民国期间，此顶之上仍存有仙姑庙。至今在仙姑顶一东一西，仍有西仙姑和东仙姑两个村落，以纪念何仙姑。

众位仙姑，虽道途各异，却都与牟平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昆嵛山的岩石镌刻着她们的足迹，黄海的涛声传颂着她们的故事。岁月流转中，这些传奇仍在诉说着众位仙姑们独有的神迹与风韵。

往事如昨

母爱的温度

张凤英

小时候，我一度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，还不满18岁就早早离开父母独自谋生。在母亲身边生活的日子，满打满算也仅有11年。每当想到这一点，我就非常遗憾。即使如此，母亲给我的爱，却一点儿也不少。想起母亲，就是站在天寒地冻的塞北高原，我依然能感觉到母亲给我的温暖。

记得16岁那年，疼爱我的奶奶去世了，我回老家去送葬。妈妈连夜给奶奶做了一身崭新的棉袄棉裤，把奶奶原来的旧棉袄补充了新棉花，加了新袄面，给我做成了一件合身的棉袄。母亲说：“穿祖母留下的棉袄，将来日子过得厚实，那是祖母积攒的福分和保佑。”我接过那棉袄，心里暖暖的，想：“母亲有那么多子女，为什么独独给我做一件有祖母祝福的棉袄呢？可见母亲是多么爱我，满心希望我将来的生活幸福美满。”

我17岁报名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母亲听说兵团发的棉袄不合身，又肥又大，女孩子穿着不舒服，立即连夜赶活儿，给我做了里外三新的棉袄。母亲说：“穷家富路，出门在外要穿新衣服才好。”母亲除了给我做新棉袄以外，还做了一身铁路制服和一身衬衣裤。那时候，布票是有限供应的，母亲给我做这些衣服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供应数量。

到了内蒙古草原的冬天，北风呼啸，我穿着母亲做的贴身小棉袄，非常暖和。母亲为了我在兵团冬天工作方便，还给我编织了合身的毛衣。冬天最冷的时候，里面穿毛衣，毛衣外面是棉袄，既不是那么笨重，还特别保温。战友们开玩笑说：“你啊，是亲妈的女儿，我们都是后妈的孩子。”于是我建议战友们用业余时间织毛衣，这样全连女战友都开始学习织毛衣，有的女战友还把自己织的毛衣送给男生排的战友们。

后来我考上大学，要到厦门去读书，我想厦门是亚热带气候，冬天不用穿棉袄了吧。然而，母亲要我一定带着棉袄，她说：“厦门的冬天，也是比

较冷的，有一件棉袄，不是多余的。”结果，大一那年冬天，学校组织我们去南京实习。南京虽然是江南城市，但没有取暖设备，冬天很冷。多亏母亲叫我带来棉袄，还给我邮寄了一条毛裤，我才在南京实习期间一点也不冷，同学们都羡慕不已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母亲对我的爱，不但暖了我的身，还温暖着我的心。

结婚的时候，我不打算举办婚礼了，回家看看父母，享受最后一次探亲假就可以了。母亲知道后，仍执意给我做了一身新的棉衣棉裤，她说：“穿着母亲做的棉衣棉裤到婆婆家，以后小日子过得厚实，也能得到丈夫的疼爱。”于是，我穿着母亲做的棉衣棉裤到了婆婆家。婆婆问：“怎么穿这么多？”我说：“我妈妈说了，这样穿新婚生活过得厚实。”我婆婆没说话，但是我知道，婆婆肯定在心里说我妈妈老讲究。婆婆是个不讲究的人，她对礼尚往来婚姻嫁娶没有什么规矩。

如今回过头去想，我这辈子穿过的棉袄、棉裤、毛衣，多得数不清，可几乎每一件都是母亲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她从来不说累，不说难。那时候家里日子紧巴，布票、棉花票都有限，母亲宁可父亲和我几个弟弟少穿一点，也要把我这个要出远门的闺女打扮得暖暖和和、体体面面。

说起来也怪，母亲没念过什么书，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。可她教给我的东西，比书本上那些还管用。她让我明白，真正的母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就是那些细碎的小事——是半夜里赶制一件棉袄，是临行前反复叮嘱一句“穷家富路”，是在你觉得用不上的时候，非要塞进行李箱的那件旧棉衣。这些东西看着不起眼，可孩子真到了难处，就知道它们的好了。

人生不过是一场接一场的告别，父母迟早要离开我们。可母爱这东西，从来不会因为距离远了、时间久了就淡了。它就像棉袄里的棉花，只要缝进去了，就永远在那儿，风吹不散，雨打不湿。